

赫哲族伊玛堪:唱响三江的莫日根史诗

□黄任远



伊玛堪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凤(中)向年轻人教唱伊玛堪

位于东北日夜奔腾的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畔的赫哲渔村,千百年来,无论是萨满跳鹿神、过乌日贡节,还是新人婚礼、老人去世送魂,抑或在庆祝渔猎丰收的篝火舞等场合,都会有“伊玛卡乞玛发”(唱伊玛堪的老者)讲唱英雄莫日根的史诗。伊玛堪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是赫哲族活着的口述史,是其原始渔猎生活的百科全书,也是其生命精神的生动表达,蕴藏着赫哲族人民的丰富智慧。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伊玛堪是赫哲语,又称“伊玛哈卡乞”。“伊玛哈”的汉语意思是鱼,“卡乞”的汉语意思是捕、抓、叉,因此“伊玛哈卡乞”的直译是鱼捕,意译是捕鱼。由此可见,伊玛堪的原始含义是捕鱼者之歌,也即赫哲人之歌。

凌纯声先生早在1930年便发现了伊玛堪,在其《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中称其为说唱故事,学者刘锡诚20世纪80年代论证其为“英雄叙事诗”。2006年5月20日,伊玛堪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11月23日,被列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5年12月11日,赫哲族伊玛堪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赫哲族伊玛堪’保护计划”被选入优秀保护实践名册。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伊玛堪传承保护工作的高度肯定,充分说明了赫哲族伊玛堪已经跨出国门、走向世界。

伊玛堪的百年传承史

1930年春夏之交,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凌纯声风尘仆仆地赶到三江口渔村,和赫哲老人莫特额坐在窝棚里,记录下老人讲唱的《木竹林》;在额图山下的篝火旁,记录下歌手齐九龄讲唱的《什尔大如》。这次调查,他采集到19篇伊玛堪说唱故事。他在书中解释说,这些故事好比中国北方的大鼓、南方的苏弹,所讲的故事很长,一个故事常分好几天讲,讲的时候讲一段唱一段,“都是空口唱的,无乐器伴奏”,首次向世人介绍了伊玛堪的模样。

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刘忠波带领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在八岔渔村采集了歌手吴进才说唱的长篇伊玛堪《安徒莫日根》,在街津口莲花河旁采集了吴连贵唱的嫁令阔《想情郎》。这首歌的曲调经作曲家们改编,成为著名的《乌苏里船歌》,唱红大江南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亚太地区音乐教材。

1969年至1994年,身为下乡知青的我被赫哲族神奇的民间文学所吸引,开始采集当地赫哲族老人口头讲唱的伊玛堪作品。我在同江生活工作25年,先后采集了吴连贵讲唱的伊玛堪《木竹林莫日根》等15部伊玛堪。记得他一开头是这样唱的:“阿哪—格给嘎—阿尔那!我骑着神鹰,飞过千层云万重山。我骑着天鹅,飞过千条河万条江。我要去寻找,木竹林英雄的身影,我要把他英雄故事,给大家讲唱……”1979年金秋,吴老被邀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歌手大会。他勇敢地登上舞台,让代表们听到了伊玛堪的真人演唱。另外,我还采集了吴进

才讲唱的《尤虎莫日根》、董凤喜讲唱的《乌力莫日根》、尤树林讲唱的《马尔托莫日根》、尤金良讲唱的《希特莫日根》《坎特莫日根》、葛德胜讲唱的《香叟莫日根》《吴胡萨莫日根》,后来均收录于《伊玛堪集成》一书。

1980年9月,黑龙江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王士媛组织省伊玛堪抢救小组到赫哲渔村抢救采集伊玛堪,抢救小组成员有李薰风、马名超、胡小石、黄任远、韩福德、全景运、赵晓辉、杨晶、尤志贤、傅万金等人。这次抢救的主要成果是饶河县四排村歌手葛德胜连续几年说唱长篇伊玛堪7部,包括《满都莫日根》《阿格弟莫日根》等,这些作品均收录于《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

自2004年启动伊玛堪保护工作以来,黑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在挖掘、普查、抢救、保护、传承伊玛堪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建立省、市、县、乡四级伊玛堪保护体系,建立代表性传承人评审认定体系和传承体系,建立省、市、县三级保护机构,并打造了一支专业的保护队伍。伊玛堪保护工作的主要措施有:对伊玛堪进行记录、整理、建档、保存,建立省、市、县三级伊玛堪资料库,保存了一大批伊玛堪文字、录音、录像、照片资料;成立伊玛堪保护专家委员会,举办两届伊玛堪学术研讨会;建立7家伊玛堪传习所,培养年轻一代的伊玛堪传承人。传习所以传承保护为中心,以《赫哲绝唱:中国伊玛堪》、尤金良讲唱《希特莫日根》的8盘录音光盘、葛德胜讲唱《沙伦莫日根》的6盘录音光盘、尤志贤和傅万金编著的《简明赫哲语汉语对照读本》等为教材,开展传习和培训活动;对伊玛堪传承人进行保护,每年给予传承经费补助;启动伊玛堪国家数字化工程和伊玛堪传承人口述史编撰工作,先后创作演出伊玛堪皮影戏《西温莫日根》、伊玛堪新剧目《拉哈苏苏》《太阳的部落》《赫金部落》、民族舞蹈诗《乌苏里传歌》等,在北京、深圳等地展演,受到广大群众欢迎。

伊玛堪传承保护成果显著

伊玛堪抢救工作历时数十载,成果蔚为大观。

首先是抢救保护了长篇伊玛堪14部、短篇伊玛堪34部、伊玛堪故事19篇。这些作品主要收录于《伊玛堪》《黑龙江伊玛堪》《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英雄叙事诗·赫哲族卷》《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和《伊玛堪集成》等著作。

其次是伊玛堪研究成果,主要出版了伊玛堪学术著作20余部,发表伊玛堪相关论文200余篇,内容涉及名称研究、文本研究、歌手研究、文化研究、保护研究等,代表作有凌纯声的《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刘忠波的《赫哲人》、黑龙江省编辑组的《赫哲族社会历史调查》、徐昌翰和黄任远的《赫哲族文学》、孟慧英的《萨满英雄之歌——伊玛堪研究》、黄任远的《伊玛堪与赫哲人田野调查》、韩成艳的《伊玛堪:从民族史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侯儒和丁媛的《守望与新传——赫哲族伊玛堪传承人研究》、赵薇和黄任远的《赫哲族伊

玛堪音乐艺术研究》等。

第三,通过长期田野调查,查明新中国成立前的伊玛堪歌手有莫特额(三江口莫勒洪阔村)、齐九龄(额图村)、何山(勤得利村)、尤贵连(董克八亮子村)等30余名。1957年至1980年,通过田野调查,确认伊玛堪歌手有吴进才(八岔村)、葛长胜(四排村)、毕张氏(四排村)等10余名。1980年至2000年,通过田野调查,确认伊玛堪歌手有吴连贵(八岔村)、董凤喜(八岔村)、尤树林(街津口村)、尤金良(街津口村)、葛德胜(四排村)等5名。2001至2026年,伊玛堪歌手中,有吴明新、吴宝臣、葛玉霞被评为国家级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尤文兰、尤文凤、尤秀云、胡艺、吴明荣、尤明芳、赵文等被评为省级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

第四,2004年至2026年,黑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共建立7个伊玛堪传习所,由国家级和省级伊玛堪代表性传承人担任授课老师,培养新一代伊玛堪传承人,使伊玛堪说唱后继有人。同江市非遗保护中心近20年来以传承为中心,以传习所为基地、以《希特莫日根》《沙伦莫日根》录音为教材开展讲唱培训活动,连续举办伊玛堪及语言传承培训班,培训人数达300余人。

第五,黑龙江省非遗保护中心采用“非遗+文创”“非遗+旅游”“非遗+数字”等模式,赋予伊玛堪新的生命力。伊玛堪皮影戏《西温莫日根》获“金狮奖·第四届全国木偶皮影剧(节)展演”最佳剧目奖,并被评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类示范剧目”。伊玛堪歌舞剧《拉哈苏苏》以伊玛堪故事为基本创作素材,具有浓郁的赫哲族风情和地域特色。音乐剧《太阳的部落》、民族舞蹈诗《乌苏里传歌》原汁原味保存了伊玛堪说唱形态,具有活态保护和传承的重要意义。

非遗保护的中国经济

目前,伊玛堪的存续状态明显好转,传承人说唱能力大幅提升,传习人数明显增多,三部伊

玛堪“大唱”基本恢复,赫哲语借助伊玛堪传承活动得到恢复和使用。基层伊玛堪传习所以伊玛堪活态传承为核心,创新“非遗+旅游”模式,让这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焕发时代光彩,更以文化振兴撬动民族旅游经济腾飞。总结伊玛堪传承保护的中国经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人才队伍的持续培养。通过系统培养和申报,伊玛堪传承队伍中现有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3人、省级15人、市级38人、县级65人,传习所新学员200余名。其中5人掌握了长篇伊玛堪《希特莫日根》,部分年轻学员学会了伊玛堪“小唱”。伊玛堪传承队伍已形成老中青三代合理的传承梯队,队伍中年长的有70多岁,最小的学员只有十几岁。同江市伊玛堪传习所已连续举办18期伊玛堪培训班,并在同江市第五小学开设伊玛堪课程,每年教学时长达150课时。孩子们用童声跟读赫哲语唱词,让民族古韵有了最年轻的传承人。

二是推动伊玛堪走上更大舞台。近20年中,有50多位伊玛堪传承人先后参加国内外组织的多项伊玛堪传承表演,如北京中华民族文化周、上海世博会、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会、哈尔滨之夏音乐会、成都国际非遗节、广州“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济南全国非遗曲艺周等。2011年,伊玛堪传承人葛玉霞前往美国马兰兰州等地参加“走进社区、走进大学、走进家庭”文化交流活动。2016年5月27日,黑龙江组织“中美民族民间文化交流走进哈尔滨市南岗区”演出交流活动,来自美国的原住民艺术家和同江市伊玛堪艺术团同台表演,互相学习交流。近年来,黑龙江省市文旅部门加强中俄非遗交流,举办非遗博览会、非遗曲艺周、冰雪非遗节等活动,邀请伊玛堪传承人到场表演。通过这些文化交流活动,伊玛堪故事得以广泛传播,营造了保护伊玛堪的社会氛围,提升了伊玛堪的社会影响,对伊玛堪保护起到示范和引领作用。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的多民族生活书写

——读《去巴林找一棵树:中国当代多民族小说选》

□樊义红

在少数民族小说出版领域,常见作家个人的小说集或单一民族作家的小说合集,少见如《去巴林找一棵树:中国当代多民族小说选》这样的多民族合集。由学者刘大先编选的这部小说集,内容基本上都是中国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优秀之作,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以题材而论,该书所选9篇小说大致可分为三类:乡土小说、基层小说和女性小说。

随着我国民族地区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乡村以一种区别于传统的面目大量出现在少数民族小说中。侗族作家潘年英的《日子》写了水利局副局长老东的一次回乡经历,作品具有潘年英小说的一贯特色,以近乎真实的记录、“生活流”式的叙述手法书写原生态的生活,在平淡中生出独特意味。老东并非人生赢家,事业上停滞不前,离婚两次且身边无儿无女。他常常回乡,除看望母亲之外,也想在故乡寻找生活的自在和快乐。无奈岁月流转、人事代谢,故乡能给予他的快乐已经所剩不多,且还在进一步消逝。老东代表了那些辗转于城乡之间的一类人:在乡村养成的秉性让他们无法如鱼得水地在城市生活,而变迁的乡土也不再能给他们提供太多精神安慰。他们成了一群没有真正故乡的人,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性体验。

壮族作家李约热的《喜悦》写猪瘟导致猪肉价格高涨,打工回来结婚的胜男和杨永的婚宴不得不推迟举办。杨永回到未婚妻的故乡后,莫名

其妙患上了折磨人的失眠症,不得不重返工地以获得安心的睡眠。小说以胜男和杨永的喜事开场,却借驻村干部李作家之眼,一层层剖开八度村村民的真实生活境况。小说反映的乡村打工人在进退两难的处境和城市中对扶贫工作的误解,值得人们关注,也表现出作者可贵的写作勇气和深切的人文关怀。

如果说《喜悦》表现了乡村的物质问题,布依族作家潘灵的《偶回乡书》则不仅有物质问题,还有精神层面的问题。一次轻度地震震塌了故乡老屋的一面墙。围绕老屋的修缮或拆除,诗人朋友、弟弟、表弟、陈副镇长各方态度不一。“我”在几番反复后,最终深明大义地同意拆掉,却对陈副镇长欲将郑家大院定性为“我”的故居的做法难以接受。小说借“我”回乡的尴尬经历,窥见乡村的一些变化——人在现实利益驱动下的急功近利和对事实的扭曲,这与作者理想的故乡情怀多少构成了一种悖论。

在土家族作家田耳的《衣钵》里,大专生李可在毕业实习期间跟随父亲做道士。紧接着父亲意外死去,李可自愿承担起为父亲做道场的任务。作为一种在当今时代显得落伍和自带迷信色彩的职业,道士在村庄中依旧为人所需要和敬重。认识到这一点,接受过现代教育的李可对道士的身份也逐渐接受,有意无意继承了父亲的衣钵。小说叙事平淡沉静,语言节奏缓慢,颇有点沈从

文的味道。

整体观之,《日子》和《偶回乡书》皆以一个从乡村走向城市者的眼光回望乡村,他们找不到理想的精神皈依,与故乡构成一种张力关系。《衣钵》则采取了在精神上与乡村更为贴近的立场,有一种回归和反哺乡村的意味。

在苗族作家第代着冬的《口信像古歌流传》里,“我大爷”曾是油坊管事,油坊则是鸭脚坝保长的产业。为了报复“我大爷”占其小便宜,保长抓他去当壮丁,以换得四个大洋。“我大爷”想办法逃了回来,保长再次抓他当壮丁,甚至希望继续这种逃脱和抓捕的残酷游戏以不断获得奖金。在第三次逃脱时,“我大爷”被哨兵开枪打死,临死前向南北往的过路人传诵他的口信。“我爷爷”在源源不断的口信刺激和古歌的感召下,杀死了仇人保长,投奔了红军。小说明线是一个反抗阶级压迫的故事,民族古歌的吟唱则是时隐时现的暗线,二者相得益彰地构成一种“平行对位式”叙事结构。

在满族作家刘荣书的《雾夜坦途》中,为照顾患有帕金森病的父亲,出租车司机“我”选择带父亲跑出租。在一个大雾之夜,“我”有家难回,又在半路遭遇一个回家奔丧的学生。小说中夜晚的大雾象征了某种生存困境,想要从困境中挣脱,平凡的人们选择了自救、救人与互救。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被看作是一篇当下普通人的生存寓言和“生活启示录”。更难得的是,面对生活的压力,

“我”依然表现出孝顺、顽强、知足、善良、乐观等优秀品质,人性没有被扭曲。

在畲族作家山哈的《追捕》中,北湖监狱第二监区杂务犯雷根发突然翻墙越狱,狱政科长徐波主动请缨将之追捕归监。在上崖村雷支书的帮助下,徐波伪装成走村串乡收贩香菇的小老板兼雷根发的战友,暂住在雷根发老家,出于道义和责任照顾生活艰难的雷根发的老母亲和女儿,甚至为雷母送终并收养雷女。小说没有陷入类型故事的窠臼,而是让主人公陷入一种身不由己的情境中,人物内心的良善被一点点激发出来。小说塑造了徐波这一堪称完美的基层狱警形象,叙事引人入胜、圆熟老练、干脆利落。

以往的少数民族小说,女性形象多和贤妻良母、多灾多难等特点关联在一起,纳西族作家和晓梅的《有牌出错》和仫佬族作家肖勤的《去巴林找一棵树》一改这一写作路数。《有牌出错》中的“我奶奶”是大东巴的长孙女,她在年轻时逃婚,选择了长相英俊但一无所有的“我爷爷”,并利用自己超凡的赌技来添置家产、举办婚礼。但在与一个赌技一般却性情坚韧的马锅头的较量中,她故意输掉关键一局,愿赌服输地随马锅头流浪了十年,然后回到故乡。“我奶奶”是一个光彩照人的纳西族女性,她不惧世俗偏见和家族压力,勇敢追求美和爱情,自己主宰自己的命运。小说以饱含深情的笔墨,对其作出诗意描绘和礼赞。

三是新媒介技术的充分利用。一些年轻的伊玛堪学员利用微信平台,自发建立起各种微信学习群,带动族内外爱好者共同学习伊玛堪和赫哲语。以敖其村为例,103户362口人,过去没有太多人会讲赫哲语,现在掌握赫哲语的已达80人,其中有30多名伊玛堪传习所学员。会唱伊玛堪片段和“小唱”、会讲赫哲语,已成为当地人的一种时尚。

四是推动伊玛堪海外研究。在韩国,学者崔远午出版了《盘索里与伊玛堪》,朴修珍出版了《赫哲族英雄叙事伊玛堪研究》,并将《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史诗·黑龙江卷·伊玛堪分卷》译成韩语出版。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马克·本德尔把伊玛堪《希特莫日根》译成英语,作为大学生的课堂教材。

五是文旅联动,通过伊玛堪传承保护活动,推动赫哲渔村民俗游的快速发展。同江市的街津口村、八岔村,抚远市的乌苏镇,饶河县的四排村,都成为旅游热门打卡地,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催生新业态。街津口赫哲民族文化村绿水青山、风光秀丽,是北疆旅游胜地,2025年接待游客30万人次,收入破500万元。伊玛堪艺术团在此常年驻场展演,鱼皮画研学基地吸引亲子家庭体验传统技艺,游客在三江口环线游船上品尝全鱼宴时,还能听到伊玛堪“小唱”和“嫁令阔”民歌。八岔村现有家庭旅馆40家,年接待游客2万余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50万元。

从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到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伊玛堪的保护实践为世界非遗保护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中国经验。如今,在同江市非遗馆剧场,伊玛堪的吟唱日夜回响,吸引了众多游客观赏倾听。这些赫哲族的古老英雄史诗,正以崭新的传承梯队、现代化的传播方式、产业化的保护途径,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在各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中,向世界讲述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密码。

(作者系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去巴林找一棵树》中的黄栀子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现代女性。身为血液科骨干医生的她不幸得了白血病,治疗希望的渺茫和费用的昂贵促使她决意放弃治疗,将所有财产留给独子。科室领导“老大”希望黄栀子接受治疗,于是先后与黄栀子的初恋男友和曾经的未婚夫“合谋”,阻断了黄栀子为独子寻找托付人的意图,黄栀子也逐渐改变了对生命的态度。黄栀子是不幸的,她出身贫寒、命运多舛,却又相当坚强、独立、优秀。小说叙述精彩、结构巧妙,充满激情。

如何书写男性,也是衡量女性书写的一项重要标尺。《有牌出错》中的男性普遍都是些“问题人物”,如“我奶奶”祖父的无情、“我爷爷”的不成器、马锅头的阴郁和执拗等,这种二元对立的艺术处理突出了主角光环,也注定了“我奶奶”悲剧命运的不可避免。《去巴林找一棵树》对男性的表现要更全面、客观,不仅“老大”是黄栀子的“战友”和知己,就连曾经背叛过她的初恋男友和懦弱的前未婚夫也不失情义,愿意伸出援助之手,黄栀子的生命救赎由此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小说集中的作品表现了中国多民族、各社会阶层、各色人等的生活,体现出较高的艺术水准。作家们立足本民族社会生活,观照当代中国社会现实,以自身独特的文学创造,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系湖北文理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